

味檄齋文集

四

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cloud and horse motif at the top. The border consists of a thick black line with intricate white patterns. At the top, there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horse in profile, facing left, with a rider. The horse and rider are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swirling, cloud-like patterns. The rest of the border is composed of repeating, stylized cloud or wave motifs.

味 檠 齋 文 集

(四)

趙 南 星 著

味檠齋文集卷四

書簡

答張仁軒

鄙人辱台臺道義骨肉之愛。至深極厚。憶出國門時。枉玉趾祖餞。壯我行色。自入山中。遂成野人。迄未修謝。然敝邑望中州。頗局聞台臺值饑亂之秋。懷柔禁戢。極其苦心。動求便民。不恤毀譽。鄙人私竊歎服。人臣首公之誼。宜若此矣。旣而聞台臺竟被口事。此無足異者。夫不恤毀譽者。毀及之。不計得失者。失隨之。此夫撥而得之者也。猶之夫求譽而譽。求得而得者也。且求而譽。俗譽也。求而得。苟得也。而况乎其有主之者耶。台臺之歸也。於道則伸矣。不慍無悶也者。心也。非語默之謂也。其奚可自詭之有。鄙人園居東門之外。非有爲。非無爲。稍能自遣。遠辱惠問。敬此布謝。以後俱在山中。往來無嫌。風便能忘起居。知不它也。

答魏見泉

今之當道者。甚欲得君子之過。以爲口實。謂天下人不過如此耳。故小人不難誣毀。以投其意。是非賢不肖。從此混亂。成何世界。兄進退俱難。可謂極苦。須素位而行。以求自得。劉仰岡之疏。未之見也。弟山居頗

適簡懶之甚。未作詩也。白山人所寄書及詩扇至久矣。

寄賈封君

聞太翁康強。泰石兄遂化去。痛哉言乎。泰石兄以申救不肖。忤權貴之意。致被放逐。是非混淆。而遽就世。卽不以升沈爲意。能無屈平之牢騷乎。今者天道稍欲明白。正人有吐氣之日。而泰石兄不待也。痛哉言乎。不肖自爲世道痛。若泰石兄。則生而重於士林。歿而重於鬼神。可以不朽。是太翁之子也。歿亦太翁之子也。千年萬載後。亦太翁之子也。又何恨哉。彼一二權貴之父。乃甚苦耳。不肖受泰石兄之知。無能報之。而又未能報之於太翁。不知其竟如何。言之隕涕。山居不能遣使。適門人劉潞安取道仙里。輒布腹心於左右。不腆之奠。幸叱名而告我泰石兄。投筆短氣。

答常誠所

僕頑闇不足道。比來賢豪滿山。亦厄會也。署中之事。則繇新建。欲盡逐其舊而易之。使恩歸於己。而便於驅使。卽當事者。何能與爭。足下懷懷自將。何不能自知。而云心迹不白乎。且僕曷嘗有科道糾舉。賊私也。士大夫中。乃有如新建者。今幸去位。而餘毒尙在。不知竟作何狀。此智者高蹈之秋也。何毀譽之可問哉。

答李克菴

日者聞台臺留都之命。猶以爲用之未盡。無何而求去之疏得允矣。愴歎靡已。嗟難言哉。在台臺一龍一

蛇安所不可。退值其時。於道益光。顧世事則可慮耳。台臺行矣。寤寐高雅。相見未期。南望黯然。

答崔振峯

時事孔棘。實賴大賢。太翁康強。門下之出宜也。播會逞蜚蜚之怒。以訐中國。此門下與霖老垂名竹帛之資也。育華幸得受事。峴奮有期。良用爲慰。天下事可憂者。不獨播會。政如尊諭。山人何敢言。門下焦心救世。不忘葭莢。何其厚也。對使占謝。不能一一。見霖老爲道緬想。

與南弦浦

馬梁園得與薦書。實賴吹响之力。均感如何。不肖曾言之霖。竄丈翼得用之行間。昨崔振峯丈有字云。業已進兵。無及也。今者不知播會何狀。果不必需人乎。知臺下憐才之心。所以爲梁園計者。無不至也。不肖無能爲。徒掉舌耳。伏惟垂念幸甚。

與趙山市

足下無尙事。爲讎者所中。通塞有數。彼雖自快。而不知有默使之者。卽僕之中於新建。爾時甚得意。僕亦未爲失意。山林之樂。須早退。乃能受享。須新建輩。乃能作成。須中心無愧。乃能自樂。彼其如我何。卽造化其如我何。知足下大觀。能及此也。

答魏見泉

肘腋患生。益可以知人心。然公論自明。人心非盡喪也。且老丈藉此有歸里之日。正當感之耳。承命方山。記不敢辭。以寡陋。但不能知其形勢要害之詳。原題建城稿。乞卽見教。

答吳安節翁

星不肖。夙有善緣。於我徹如兄。締交於震撼偏仄之中。古所稱異姓骨肉非耶。通家子之禮。缺焉久未申。於左右。乃尊者問之。癡癡之中。星不肖。何以得此於大君子。祇有悲感。星往者以爲天日沈矣。聞我翁及玉池兄出山。則又以爲融明有期也。匡扶之策。我翁籌之必熟。太平之符。采在我翁矣。

答秦真定

敵郡得臺下。晚舍之何遽也。天人爲虐。蒼生悲苦。知臺下亦憫然在念。乃川中之命。剝兇扶國。實藉壯猷。用是士氓。莫遂願借之心。臺下行矣。將天下是甯。豈遺敵郡。山渚之恐。仰荷惓惓。對倅肅謝。見霖寰中丞。還樸監軍。爲道努力。

與崔縱憲

羅山人行。曾附起居。山人迄今未來。豈尙依依字下耶。舍親路靈石。淡素清方。本之真赤。台臺神識。自洞見之矣。邑甚彫劫。中使復擾之。良亦甚難。伏惟台慈。督教而培植之。此其人可與爲善。必能奉承德意者也。前書已略言之。耿介之深。輒復抒意。

與于景素

盛明府使來得翰教。若空谷之音甚慰。不肖悠悠林麓。於身心性命之學。未有實詣。獨於升沈得失之際。頗能勘破。有以自適耳。嗜飲之病。良有之。比來甚覺爲祟。欲緘之而未能。承教當漸遠之。

與江纘石

弟之不肖。仁兄所以愛之者。無時無地而易也。何能當。亦何能忘。客歲劉少嵐公遣使奉候。弟附短書。不意其人未投書而還。缺焉至今。承記存。固知仁兄之不忘我也。時事至此。真令人歎息。惟是君子在列。蒼生猶有所賴。仁兄抱匡濟之略。奈何言去乎。敝邑望敝府百里而近。仁兄至。曷不約弟一會。昔別是何日。相逢皆老夫。能忽然耶。

答顧襟宇

昨敵徒張遷安之官。曾附起居。忽枉翰教。知臺下懷想之同也。江陵之後。羣龍驤首。朝野清明。不意遂有今日。所幸臺下二三君子未退。如人陽氣猶存。未便成鬼。如星者。甘爲農夫矣。無能副知己之望矣。園葵之憂。不後魯女。當可奈何。

與崔縱窻

鄙人饑渴瓊樹有年矣。日枉鳴騶。得果私願。鄙人以狗馬之病。簡略太甚。歉焉至今。然一聆警效。心開神

朗受益宏多。乃知古賢所以悵索居也。鄙人每讀令祖翁洎詞心篤愛之。意者微言眇論。必有私之箇中者。幸不夷而惠教之區區之至願也。

與張文石

曾於長安一睹玉顏。今八年矣。所不爲隻字奉起居者。彼其之人。指目吾輩爲黨。欲傳之來世。爲笑資也。彼見門下不難棄官。以明不肖之無罪。非黨而焉若是。又自以非黨而罪之也。而悟性遂生。宜其不知吾輩之心耶。抑其本心耶。良可笑也。從玉池丈。知門下無恙。略布區區。自今結雲霞之黨矣。

與吳安老

忽復陽春。知台履亨嘉。惟憂時之念轉劇耳。日以慈指致馬梁園。書來感激不可言。周僉憲糟糠不厭。交游甚寡。非台臺措意。卽無失口言者。因記往時拾遺論李益軒。波及周君夢陽。周君清修爽朗。士林之寶器也。南臺王麟趾。忠直有識。以建言謫縣令。其性氣不無稍上。而時流共整之。以至論降。此皆堅臥不出。恐未可遽棄之也。因台臺留神汲善。輒白典記。惟台臺無以不肖云云。遂婦爲媒。人卽疑其欲嫁耳。

與龍震初

足下觥觥厲節。不能暖姝調世。竟遭婦口以去。當今山林充實。大都以此。又何怪焉。足下春秋富。家居何爲。士人無所爲者。卽在位亦尸素。有所爲者。卽在山亦不閑。知足下必有爲也。各天一隅。不意同年井丈。

爲貴郡。輒附音塵。惟足下自愛。慰我遠懷。臨筆馳想。

答馬明河

陰驕之極。忽見陽春。諗知執事德業日光。僕亦暢於臯澤也。執事厚。厚君子。僕之所信。聞問第不可絕。無論疏密。時未融明。事多掣曳。賢人有蘊澗之思。亦是一見。但時固不同。若當今而若此。則朝虛矣。而野滿矣。昔大典未舉。人心皇皇。不知當在何時。然亦竟舉也。天下事自有默主之者。春水至而萬物作。豈人力哉。世平無事。何貴賢豪。不辱其身。何必山渚。惟高明以濟世爲務。

寄吳安老

日者羅山人使往。曾附小啓。及拙作五篇。想塵清覽矣。無何而見台臺按江西之報。不肖辱台臺之誼。非他人比。輒吐其所欲言。不肖向爲司理。見直指錄囚徒。先令道府等官送審語。親審之後。可矜疑者。發道府再審。而錄囚之事畢矣。及期而代道府行之屬吏。隨性遲疾。矜疑者未必釋。而往來逮繫。干證有累斃者矣。代者至。意見未必盡合。出者復入。嗟乎。直指何官也。代天子巡守者也。以如是之權。不能生一人。不肖甚恥之。書曰。罪疑惟輕。與其殺不辜。甯失不經。謂之曰疑。則固可輕可重者也。惟輕是從。仁人之心也。豈徒以炫聰明。逞意見哉。不肖之意。以爲直指入境。宜卽檄所司先審囚徒。以俟按臨。按臨之時。多隨二三仁明之官。審其可矜疑者。不必行之道府。以人卷徑行。所隨官及就近有司。刻期間報。總之以及瓜之

期於疑者盡釋爲主。繡斧一至。活人若干。其爲陰德。不亦大乎。不肖曾以語相知者。而莫肯行。非獨無愛民之心。以爲無成心耳。甯失不經。卽是成心。如此成心。天地鬼神所喜也。知台臺大仁人。輒敢以此爲獻。必見採納也。

答孫文融

客歲劉潞安所寄翰教至。蹉跎未答。而門下有東方之命。不敢以書抵長安矣。其時一二相知。皆以門下相才。非將才。弟亦然之。不謂動名乃爾。足爲吾黨吐氣。甚都甚都。堂翁神氣甚茂。別幾何而遽萎。天之薄善人如此。門下所爲狀。遲之甚是。此時爲詩文極難。弟酬答之作。一切廢矣。時事大異。斷非臣子所能轉移。惟在聖明一念耳。此真不知所究竟。門下世篤忠貞。受國厚恩。想不徒仰屋也。弟種讎盈世。無復再見闕庭之望。飲酒讀書。有以自樂。不怨不尤。卽此是所得也。成所丈遂早世。痛哉。何言。應門無人。頗有悔之者。其兄三恪三壽皆安。平民。其內兄楊子高。定州衛舍餘也。欲求門下檄。縣給之冠帶。附懇。

答馬明河

同門皆正人。極一時之選。亦類聚之理也。皆不得入臺諫。然入銓曹者。踵相屬。公道固不可泯。當今要地難居。銓曹成懼。府公特膺妙簡。必能龍蛇行道。和而不流。天下之善類。倚毗不細矣。僕違署將十年。回念昔時。不免客氣用事。蹈浚恆之戒。無足爲公言者。斟酌其間。在高明必有定衡矣。

答周懷魯

星不肖不知何以爲台臺所不鄙。己丑之事。至以去就明之。此之爲義。王貢所未有。慶廉所不及也。種種德愛。又其細者耳。秦道將至。台臺漸致上列。不肖居近輦轂。日聞嘉譽。又得數奉誨言。以祛鄙吝。星則甚幸矣。至乃材卑行穢。無所可用。星自知久矣。何敢當厚望也。

答謝玉齋別駕

昨辱不鄙。惠顧山中。得聆警效。知臺下好修之志。丹石不渝也。來教慮時俗之難周。欲遊於無礙之塗。夫涉世無奇術也。孔子曰。忠信篤敬。蠻貊可行。此亦可謂無礙非耶。世之人迂視之。不知忠信篤敬。則事如心而止。心如理而止。必無詭隨。必無矯抗。未有不能動物者也。我自無礙。世孰能礙之。故曰自得。高明以爲何如。

與段青園

向辱命使。問之山中。迄用刻著。姚生來。具悉起居清泰爲慰。敝府梁太宰。忠赤精敏。極身首公。秉銓之日。無多。數歷中外。皆有名迹。其爲邊方總督。及本兵甚久。老謀壯事。功烈宏多。皆昭然衆目。簡在當宁。生而賞之。歿自不忘。至其度量超遠。憐才下士。恕人之不及。卽有犯之者。未嘗形之於言。無論噤害。居鄉折節。恭儉。人忘其貴。真有未易及者。茲者當事爲請卹典。伏惟執事贊成之。以明聖朝篤舊選勞之美。不惟梁

氏子孫。世受榮施。卽燕趙之士大夫。咸厚幸矣。僕交於大宗伯頗久。林栖不敢通問。幸執事爲具道之。不勝大願。

答章華字

客歲曾以少字奉訊。且求爲延醫。則道駕已東矣。公以庭堅之淑慎。而享法遼齊。所全活必多。可不問而知也。山中聞立枷之法。至今行之。此楚相立懂之術。罪非大辟。而其狀極慘。非所以流聖代之愷悌也。公何不言諸大司寇。議除之乎。試與紹南鍾嵩二公圖之。遠勞惠問。此謝併布所懷不盡。

與馬明河

見報署中之事已定。公當俎之日邁矣。知高明必有石畫。世道所賴非淺。舍親路靈石真誠端慎的爲君子。往者當道誤聽而論之。旣而噤自悔也。此公之所知。今歷俸復三年久矣。淹滯已甚。惟公解達而引拔之。侯亮字以一事忤直指。亦淹至今。皆未可與不肖被論者。一概沈閣。均祈留神。至懇至懇。見澹生兄。以此字密示之。此兄與僕極深。一切無可隱也。

與盛成西兵憲

鄙人伏處下邑。仰賴麻庇。不敢數脩起居。復不敢以尺寸之幣。塵瀆清嚴。忻慕之私。欲賦樂職而未能也。適見舊撫臺地方人才之疏。齒及鄙人。鄙人甚不肖。何足以當之。則臺下之所認舉也。蓋鄙人窺臺下之

過聽審矣。詎能無感。乃所傳報不見。柏鄉張職方此其人。步趨道義毫髮不苟。起家長治。令浩穰之地。獨未辭俸耳。爲職方力拄請託。不畏權倖。中貴餽遺。併其謁而還之。有夕郎爲一千戶求轉。以薦少竟不肯從。其人曾求鄙人門生之父爲之轉達。是以知之。方格之行。精密之識。勤苦之志。鄙人遠不能及。薦賢之書。必不可少。伏惟臺下察之。當知鄙人之非阿也。感激高雅。輒效螢燭之微。倘擇於芻蕘。幸矣。

答沈太素

十載林居。舊交日減。惟仁丈二三人。蕙事耳。又相望伐柯。卽不敢數起居。而精神有寄。李揮使之冤。得仁丈爲之振理。不勝私快。貂璫亦在乎處之。書不云乎。無忿疾於頑。忿疾之害。與脂韋等。或且甚之。此徒自爲名。非爲國與民之方也。如仁丈在晉及齊。所調調若是。不亦懿乎。舍親郭文老無恙。容致雅意。

答孫文融

韓念橋所寄書。爲先君致奠。至悲感可言。風毛罕便。缺然久不謝。前此從王射斗所寄書亦至矣。辱命。慙以濟時修業爲望。天下事不意如此。視我輩薄游時。便如隔世。雖有曲逆梁公。搏手無策。惟在至尊一念轉移。太平可立見。不者。十周公何能爲也。聞門下樓居謝客。當有所撰述。不知就否。弟本疎懶。年來衰相已見。不能廢書。亦不能苦心。無可爲門下道者。韓使立索書。探懷以復。故不可盡。

答歐陽宜諸

粵西之庇奪而之毗陵。自非高雅之意。第以此見當塗者。猶注情民譽耳。當今民生恫恐。牧帥甚急。第得一無害之人。吾輩安枕山中。夜犬不驚。卽當舉手加額。至乃天符夙合。真趣相賞。形迹無間。固士忘其鑿。坏。此又萬萬不可易得。僕安得不爲諸君子幸也。僕所患非痔。更數醫不效。然無甚痛楚。不妨讀書。第妨遠遊。縱飲。今惟以清淨爲藥耳。

答喬聚所

貴邑程侯。污鄙無人理。其修隄之功。不可泯耶。則亦記其修隄。或可耳。而記文極其稱贊。畫瘰癧爲西施。繇曰。肩不知其人也。是非旣舛。何論文詞。君子居是邦。不非其大夫耳。若爲盜以去。而又爲之不朽計。鄉黨苦矣。吾兄以爲何如。

與曹掌科

不肖巖栖十年餘。頭顱半白。壯心漸平。回念居朝之時。旣不能以至誠格物。又無聊調之術。以致貴人恨入骨髓。此不肖之罪也。躬蹈浚恆之凶。罷官爲幸。臺下過聽。而爲之解達。遂盡棄其毒。痛哉言乎。不肖固未嘗以貪爲科道所彈劾也。口代天言。而加人以天下所未聞之事。是可忍也。夫何愛於臺下。異哉。不肖之罪益大矣。區區所忿爭者。曾何益於天下。徒爲善類之殃。此不肖之所以中夜撫心者也。夫臺下知不肖之面圓耶。方耶。不肖之軀短耶。長耶。而輒爲之墮官。貴人乃數以朋黨錮人。可爲一笑也。適敵同年周

甯老之便。始通姓名。併寄一褐。以定神交。臺下見甯老。卽若見不肖。大抵今之愚人也。

答熊芝岡推官

鄙人所覲於元靖。與所聞門下之誼。矯矯乎龍驤而虎變。天地改色。而恆庶震竦。鄙人實折心服之。乃元靖以一日之知。推鄙人。相得歡甚。金石可渝。膠漆可解也。此其中有不偶者。門下又以元靖之知。施於鄙人。鄙人乃何敢望二賢。鄙人生於燕趙間。保其椎魯。不能隨俗旋轉。如斯而已。過爲大君子所稱許。自愧不足以當之。將努力於方來。則素髮已垂。領矣。然曷敢自棄。則門下振我哉。對使敬謝。拜况之侈。未敢爲報。以俟異日者。

答徐匡岳

向者過我林閭。忻感之深。輒爲短詠。誠天籟之不能自己。亦所謂求其友聲者也。果得佳和。慰我私衷。夫詩言志。言者志之深者也。非深必不能言。言則著其志於無斃也。是以弟之詩少。投贈尤少。想大雅同之。豈夫流俗之瑳瑳警警者哉。弟無簿領之事。頗究心於聖言。間以語人。則通許令能知之。固意其能官。第今之能官者何必然。則俗吏而已。非大賢在上。其發譽未必若是之捷也。山中聞一官賢。使爲蒼生慶。幸恨不能化作千萬身。平治天下。豈特親知之私感而已哉。惟老丈始終培植之。陽武到任。卽病。近始平善。均在亭育之中。何俟私祝。弟則贅矣。佳刻足開茅塞。相望不遠。時望督教。

與汪練溪戶部

路養虛丈來。得翰教未答。而養虛遭外艱。無何而蘄洲使至。復得翰教。望之從事伊洛關閩之學。無但以詩酒風月自娛。旨哉言乎。非足下無從聞之。僕少時嘗笑講學者。以爲顧躬行如何耳。厥後乃知其謬。稍究心於理學之書。略有所知。足下謂有發前聖之所未發者。僕以近日講學者。每欲發前聖之所未發。故往往爲新奇之說。乍聽之則可喜。究竟無益於後學。其徒妄以爲有益耳。足下以爲何如。讀足下之文。從涵養識見中出。斷斷不爲時人之技。可謂卓然不惑而有力者也。僕尙未老。願足下督教之。蒼生甚苦。憐憫之者。惟我輩耳。以歸去爲遲。非僕所敢聞也。

與薛玄臺

無書札往來久矣。然人之從吳中至者。皆言足下於聖賢之學。不言而躬行。遠邇化之。至微之人皆敬之。所謂修身見於世者。非耶。足下靜養日久。必有著述。幸鍾嵩在郡。可託之寄我。

與胡光祿

使者將翰。况至久矣。竟未一取答也。置書懷袖。時若見之。門下才誼。夙絕。試於司理。知人安民之效。越中受福宏多矣。時事之艱。信如尊諭。近日益甚。鄙人憂心如淡。安得飛身六橋三竺之間。與門下一痛飲耶。王生光台者。其父曰王太玄。鄙人之石交也。生少而孤。友人姜仲文教育之。今入學矣。其志趣卓然超流。

俗謂門下恤之成之。鄙人與仲文當共戴明德不朽也。

與孫文融

于田處奉手書。言弟少衰。弟病瘡四年。幸未委頓耳。比來以楚中之亂。起門下家中。行且總綱維。典三事矣。所問我以經世之規模。必已具備。今之言者。皆云礦稅不能。內官騷擾。其稍深言者。則云廟堂之上無公道。夫士大夫果能潔己奉公。而後可以責內官。在外者果能守法循理。而後可以責廟堂。今有司所在貪殘。上下雷同。有巧宦者。能自簡押。而聽屬吏之貪殘。護名避怨。不顧蒼生之命。此真小人。然猶不易得。何望天下之治安乎。門下此出。關係不細。自度必審矣。如曰吾姑居位以俟時。日復一日。天下之事。竟難挽回。已食之祿。不可復吐。已被之恩。不可復辭。會有酒闌人散之時。乃始悔之。諒門下必不然也。

與沈繼山

人狂易則危。是非賢不肖倒置。天下之狂易也。今時當之矣。故聖人以無道富貴爲恥。彼富貴者。皆其時之所謂賢者也。明公處今之時。生固料其不容於朝矣。江南不知何如。燕趙之間。有司之恣睢者甚衆。知廢逐者無還朝之期。多方凌辱。以示威稜。極力裁抑。以示公道。卽容於野亦難矣。我輩何不可者。第可爲世道憂耳。一舟之覆。無獨存者。彼人何足以知之。明公神氣素強。今當不減。所著作何書。因通家子王生光台之便。裁書奉候。因以請教。有字可付。敝門生常誠所僉憲也。

與劉欒城

昔者老師之莅敝邑也。星方弱冠爲諸生。老師愛之至深。不啻親子弟。星其時少年。愚昧輕脫。雖感恩不淺。而猶未知知己之難遇也。迨今五十有四矣。髮種種矣。所交天下之人多矣。所見天下之爲守令者不少矣。孰有如老師之愛星者乎。於是乃知知己之難遇。而自愧薄劣。未有以圖報也。昨聞臺下得欒城。喜不可言。夫逋廢之人。豈能因臺下以報老師。惟是區區感恩之心。得以抒其萬一耳。夫報恩者何必剖心析肝哉。一言亦可爲報。夫令長者。民之父母也。父母而不愛其子。則不可以爲父母。臺下觀今之令長。以百計之。其愛民者幾人。夫豈可謂絕無。然亦少矣。故其稱爲賢能者。皆上官之所謂賢能。其遷擢以去者。皆主爵之所欲遷擢。民有唾罵之者矣。卽自令長而驟爲卿相。君子不貴也。昔者老師之莅敝邑也。民至今思之。豈不懿哉。台下之才。必如老師。其廉而不劌。明而不苛。必如老師。欒城有天幸矣。星何必喋喋多言哉。思所以報恩而不得。故效干旄之忠。宿疾不能走候。謹專使布區區。將以不腆之幣。倘臺下不以爲他人而例卻之。則幸矣。則幸矣。

與陸西源

不肖常山之腐儒也。往太翁爲少宰時。不肖爲屬吏。受知特深。及爲太宰。而不肖忤時。退居。太翁起之田間。又爲手書。使人招之。令其必出。主爵嚴重。從來未有以此待屬吏者。而不肖得之。得之於太宰。未足爲

奇得之於太翁。其人之太宰。此亦千古特達之知也。不肖自愧無德以承之。然感入心骨。榮及萬子孫矣。向承太翁之諱。病劣不能走弔。力又不能遣使。徒有悲痛。想不肖之受知於太翁者。門下必聞之矣。相知項彥甫之便。先通姓名於左右。不肖日夕思所以報太翁者而不得也。太翁行狀志銘之類。欲得一觀。竭其不敏而讚述焉。今語舍親魏紹川。一見門下。其悉以付之。幸甚。

與宋可泉

不肖沐愛甚深。自恨無能爲報。客有見臺下者。如姚百雉輩。恭諗玉體清豫。殊用爲慰。韓別駕使來。得之更真。當今值君子道消之會。臺下久臥雲霞。識者攸歎。然此時從政良難。人生居於山林。解爲樂事。而力足以發之。當其得意。所謂不知天子是何官。何況三公。不見夫近年二三大老乎。漬病經年。求歸不得。往往乘廣柳而還。魂搖路遠。未必不悔其出山也。呵呵。吮墨絞心。以代面談。別駕在彼。往來殊便矣。

答曹掌科大咸

不肖之於台臺。無半面之識。而謬蒙採聽。不顧柄人之怒而解達之。以致擯棄。此誼求之古人。殆難其比。台臺之爲國家。可謂極忠極公矣。而不肖良亦甚重矣。然不肖曷足以當此。至乃貪賊之旨。前此已被之。蓋柄人之恨不肖深矣。但不知劾不肖者何年何日何人也。嗟乎。人臣欺君父至此。何有於台臺。又何有於不肖哉。有國者養士。如樹中生蠹。還以自賊。今天怒民違。天下之事日乖矣。不肖白髮滿鏡。無復用

世之志。然世亦棄均平矣。台臺愛我無已。仍厚望之耶。天下幸無事。得坐而食園葵至足耳。台臺其以爲然否。遠承翰况。緬想脈脈。裁書暢意。不勝嚮往。北風有便。翹首德音。

與顧涇陽

足下想平善耶。弟病四年。今亦稍健耳。天意人事。愈益不佳。旣難挽回。而人亦罕有挽回之念。當可奈何。弟無涵養。聞見不平事。輒爲動火。而又不能遠離城市。足下亦如此不。吾二人皆五十六。足下涵養必日粹。弟猶是一老少年耳。足下其何以教我。向欲得弟時義。今奉一帙。王敬平還。欲爲相知各一緘。從足下起。故不能手書。

與高景逸

向得手教。望以商量學問。僕未敢廢學。恨不得與足下諸賢。朝夕講論。以祛習氣耳。年來爲小兒著學庸正說。亦足以知其中之所存。足下試取而觀之。爲我指其舛繆。則僕之受益多矣。

與諸敬陽

往歲得仁丈書。云方讀春秋。今又幾年矣。缺然久未奉候。今讀何書。所得必益深。所著作幾種。幸見教。無棄之也。弟未嘗廢書。皆稍知其皮毛。惟於易秋毫無所見。以爲此書正如道家所謂饒君聰慧過顏閔。不遇明師。莫強猜者。若如程朱之解。則孔子自謂晚年學之。僅無大過。其贊詩書。未嘗如此也。大抵易知天

之學也。如初九潛龍勿用。須知何爲初九。知初九。則自知勿用矣。弟間以語人。則曰此數也不足言也。夫造化陰陽。孰非數也。理數豈有二哉。蜀中來孝廉上疏。自稱明易。弟亟求其書觀之。真腐儒也。學者必通易。乃爲聞道。可以夕死。此其人必有大福分。非偶而已。仁丈之於易如何哉。其必得異人之傳耶。弟卽負笈從之。不者。則願相與苦心訪求。以無負此生也。

答曾太宰

舍親路北部南。乃一奉候。以抒積懷。承教時事大艱。卽有大豪傑。無所措手。誠然哉。使人歎息。天下人各挾私心。天下之事安得不壞。今者可謂私之極矣。而論者皆歸咎至尊。責備宦寺。稍有識者亦然。殊可笑也。治亂殆有天數。時之小人。或爲天之忠臣。可奈何哉。

答韓子端

萊蕪陵縣奉足下之教。以能受知當道。感自不淺。乃文使君之高義。僕何德以堪之。足下政聲業已丕著。砥礪名節。女不外淫耳。所不待言。至於仁恕二字。尤須體認而力行之。百姓皆吾同類。豈可淫刑作威。且以官虐民。使如扶蚊蹴蟻。何足爲威。至於凌辱鄉官。故爲裁抑。不思己是何人。老來亦作鄉官否。此皆可笑之事。吾子端所必不爲。禹之戒舜曰。無若丹朱傲。苦口乃是良藥。僕亦所謂談虎色變者也。雪酒嘗二瓶。味似稍變。路遠難寄。不敢再勞也。

答沈晴翁先生

星立朝之日少。山中不能遣使。無一字起居者。積有年所矣。忽辱尊翰。悚感無地。星不能處世。焉能用世。癸巳之役。冒昧出山。爲人所挾。同門之友。肺腑之親。俱不得免。而身隨之。繇今觀之。天下竟未太平。亦有何益。生子勿作考功郎也。事已往矣。因老師道及伯英。輒復戚戚於心。夫伯英得無以星爲惡人乎。星今者鬚髮白十之七。衰矣。正似當今之世。何弓招之敢望乎。大名使君未得見。項光祿使還。略布腹心。不勝脈脈瞻依之懷。

答丁慎所

貽哲以手書來。捧而讀之再三。至二毛如雪。爲之喟喟者久之。我輩皆老矣。今之天下。非我輩嚮用之時矣。山川間之。復不得一會面。可不恨焉。古人窮而不愁。故能著書。此確論也。昔吾孔子之論學也。首言悅樂。夫道至高他。至妙也。至深也。至精也。至美也。小得之則小快。大得之則大快。著書者得其一隅。得其皮毛。思之於心。而達之於手。句成篇就。擊節自賞。亦足以藐王公而輕千乘矣。故杜子美之歌曰。歲拾橡栗。隨狙公。天寒日暮山谷裏。此儼然舜在深山景象。何愁之有哉。天下惟俗人常愁。此等人無數。凡有數之人。必不常愁。彼皆有所爲快者也。而况於道德真有所得者乎。願與門下共勉之。扇頭詩居然風雅之致。

請教。

答劉健菴

不肖逋廢十年。台臺再過山中。喬木求於幽谷。古之道也。而至爲台臺累。三日之談。形之奏章。足爲千古笑端。茲復遠勤命使。趑然入谷。惠以書幣。薜蘿生色。正以豪賢不棄。豈他貴人哉。天下事日益可駭。可變。惟是台臺二三正人。尙列周行。譬之於人。陽氣未盡。尙不爲鬼。天下之君子百姓。有所繫心託命。至於不肖。年過五十。便覺衰醜。卽林泉之樂。無力以勝之。日惟閉門坐臥。或以殘書破硯自娛耳。已矣已矣。蒼生事在台臺諸賢矣。強食自愛。慰我懸仰。

與梅大庾

蓋不肖所大於士大夫之誼。所厚於交游之德。未有若門下者也。往時銓曹僚友之情甚篤。濟槐棘者恆下接於備署。踐文石者不遐棄乎巖巖。自二三要人。惡銓曹之不阿。極力摧折之。進退甚易。而僚友之情日薄。往者不肖遭先大人之變。失口無道及者。門下當軸。乃蕝奠唁之事。先大人感且不朽。不肖何以爲報哉。門下竟以不阿出承明。而不肖屏居林藪。莫能遣一使爲候。抒所蓄積。茲聞持節潼關。相望不遠。輒布區區之愚心。不腆之將。貴在歸德。伏惟類鑒。

與王晴江

敵府梁太宰忠猷勛業。兄之所知也。當道爲請卹典。有一二阻之者。大抵以舊相門生爲言。太宰之精敏勤幹。自足致大位。其爲吏部之日無幾。在疆方及兵部久。敵情邊略。洞如指掌。勞績甚多。自不可泯。舊相之時。吾輩所見。非門生而迎合其意。中傷善類者何限。太宰仁心爲質。謙沖愛士。此又其德之不可泯者也。乞兄一言於大司徒。轉達大宗伯。曲成之以明國家之厚。則大仁人之舉也。弟與太宰親戚甚厚。其子受學於弟。然弟真見其才敏練事。體國勤居鄉厚。勞人也。善人也。聞其卹典之見阻。心真惜之。是以告之於兄。

答譚岳南

甲午七月得翰教。及大政纂。山中未能卽報。忽復且三年矣。時不可蓄。靜言思勞。時事不易。蜀有甚焉。故宜以屬門下。自昔天生英傑。雍容之福。自有享者。助勤之會。乃獨賢耳。銓曹搏手。臺省結舌。誠爲可慮。弟意聖賢之道。惟在正己。上方以臣下皆不肖。而其中真有秉樞要而爲市井者。公論方混淆。而其中復有以混淆爲真是者。有力者又以此真是爲真是。總之不能制其私意。以爲國家。何怪乎江河之日下也。此門下之憂。弟隱耕皋澤。計在百畝已遠。廬注念。略布區區之感。風雨雞鳴。不忘忠告。臨筆依依。

答汪澄源

甲申之春。台駕入長安。適右武論科場事。時主爵者大疑弟。右武私助之。會翁丈有疏。弟遂遠迹於下。

執事弟屏甚矣。此以後離絕如雨。弟復淪落屏居。長與有位斷隔。然平晝屈指海內賢豪。則翁丈爲雋。忽枉翰教。發函驚喜。若自天而下。何翁丈之人。偶不肖如此。萬人棄之。不若一人取之。弟宜何脩以報知己。世道日非。無與振瑾。以其人故。非世道所賴也。可勝歎恨。右武還告。煩致之。

答魏陽武

遠承惠問。仰切不遺。感激可量。偶聞貴縣人言。門下爲政太嚴。此必出於愛憎之口。然不敢不告。爲政以得人心爲本。得人心惟在寬仁。今之爲吏者。大率好爲慘礪厲威。此衰世之風。所宜戒也。叨在嬋連。輒布腹心。伏惟覽察不盡。

答黃固始

古稱名譽生於朋友。信然哉。信然哉。以星之椎魯尋常之人。而澹生梁園爲之友。所在誦之。遂使逖聽者以爲君子。徹於左右。遠使定交。星從梁園聞臺下。蓼邑之政。媲美古賢。而澹生又言臺下深接梁園。若陳蕃之於徐孺。當今人心乖僻。窺見國家之意。輕忽林下之賢。如臺下者。豈非善類之所繫心哉。星願與臺下結爲素交。不敢自外。異日道駕入朝。當過我山中。訂千秋之約也。

答張似洲

僕嘗觀史稱王霸。漢之高賢。見其子蓬頭歷齒。猶以爲恥。父子之性。自有不能已者。小兒之質頗鈍。然其

志專而學勤。無傲惰之意。無芬華之好。有可取者。僕見其年十九矣。是以欲其游於芹泮。令之就試。幸而不見擯落。其最幸者。學臺人品甚高。而郡博梁先生。明於聖賢之學。涵養甚定。兒輩得出大賢之門。下升第之榮。無以踰此。足下之賀我。亮非夫他人之意也。其敬舉足下之觴。

與吳二府

星之自蠶山草有辰矣。從來不敢先通姓名於當塗。今乃知其固也。夫人顧其意如何耳。其通姓名也。而爲攀援囑託。依倚暴橫。則君子之所絕也。若乃仰德懷仁。而不忍自外。倘亦未爲不可乎。星竊聞臺下至清至公。片言之出。皆依於天理。合於人情。協於國典。斥詐諛之詞。惡苛慝之政。雖勢或有格。而意則已諭。若在位者。皆如臺下。則人世豈有怨恚幽陰。安得冤抑。是以星也。願通不肖之姓名於臺下。所謂仰德懷仁。而不忍自外者也。不腆之儀。貴抒下情。惟臺下鑒其不敢輕瀆。重發而易愧也。而垂納之。幸甚。

與何甯晉

天下遵元元之厄。湫底無告者。所在而是。牧民者實爲司命。豈不重哉。然何其難也。臺下甫下車。而愷悌之德。人人悅服。頌聲洋洋乎盈耳。昔人云。大海蕩蕩。水所歸。高賢愉愉。衆所懷。豈不然哉。星不佞。密邇大賢之邦。霑被恩澤。不勝緇衣之好。病劣閉門久矣。無能伏謁左右。再拜遣使。布區區之愚心。以極菲之物。明其極誠。伏惟臺下鑒其悃款。幸甚。

與李子田

小兒幸入府學矣。遠承垂念。特使問之。感曷可言。弟年來益知文之佳惡。回視舊時之作。多兒童伎倆。恥不欲觀。是以於兄詩序。尙未下筆也。大抵詩文之道無窮。學之者各就其意之所尙耳。兄愛歐陽永叔之文。李杜王孟之詩。亦言其所尙也。以爲前人莫及。則未必然。要之古之傳世者。皆有真骨格。真力量。自成一家。今人惟餽釘古人字句。求之皮毛之間。絕無古法。况其精微玄妙者乎。識者良亦甚難。孫月峯數有書。絕未言及今文選。弟亦未之見也。安得與兄促膝數月。細言此事乎。

答周鶴陽

鄙人固聞臺下之義久。自入子民之中。而知之益深。恢恢乎河海之廣大也。昭昭乎日月之光明也。非世之所謂小君子也。不意臺下亦有取於鄙人。當較士倥傯之時。垂念幽仄。惠之以書。懇懇乎若累舊積素。安在其傾蓋乃如舊乎。義高於古人矣。鄙人今年五十有六。鬚髮顛白。食粟未甚減。而少年意氣都盡。無能爲也已。天下之事。當屬臺下。鄙人讀所上封事。閭閻侃侃。何忠愛通達之兼至也。豈有比哉。較士之精於臺下緒餘耳。兒輩幸在陶鑄中。得綴世講之誼。令之努力。以答鴻造。不知其能不也。拜惠惟德。名言莫罄。祇有瞻馳。

答姜肖鳳

山中再辱惠問。仰見垂注之深。徐山人希震。姚山人廷城等來。具諗道候清吉。形神方茂。鄙人先老長官一飯矣。鬚鬢皓然。林中之樂。已不能勝。何暇念天下事。天下事固亦未易爲也。比者當塗謬見推。聞已發票送上。而復留中。此天欲其藏拙也。他日國家當起廢矣。命運利者。往往立取大官。然於國家無秒忽之益。此王良之所以不可及也。故天下不患無起廢之時。而患無起廢之效。此所謂只合終身作臥龍耳。鄙人恐無能爲矣。老長官才與志皆足有爲。願努力。

答王長清

年來辱門下道義真切之愛。別後甚思之。惟努力明德。使長清之士民。世世愛戴。乃慰我心。夫宰官之俸不薄。可免饑寒。而借之以積陰德。立榮名。爲子孫之光寵。世人皆莫之爲。而徒爲人所唾罵。何其愚也。惟門下可與道此耳。

與李九我諸公

不肖山中人。無與於國家之事。然忝在士人之列。名教是非。人人之公心也。在野者賴在位者以安。人人之私情也。不敢言生者。而言死者。山中之所得爲也。言之正在初死之時。久之則賢不肖是非。漸以不明。死矣而賢不肖是非不明。則是終無時而明也。善者何勸。惡者何懲。此孔孟之所懼也。若南樂魏中丞者。不肖求之近代。罕見其匹。其賦性真可謂剛。無一念脂韋以參之。其體國真可謂忠。無一念及於全軀保

祿位其臨事真可謂公。無一念及於私。其盡職真可謂勤。無一念謂可偷閑以積資。至其清潔之性。稟受尤異。雖舉世以爲受之無害。而卻之爲過者。一切不受。彼旣若浼。人亦莫犯。撫晉九年。惟有常祿公費之銀。可任其出入。而人不預聞者。非惟不以充橐。亦不以交際。至於廩給。乃其私養錢。亦不之愛。而悉以用之脩城脩學。建堡設兵。脩前賢之祠。聚士子於講堂。而教養之。造無窮之福。樹不朽之功。而又乃身在外。心在帝室。屢進切直之言。欲上懼災脩省。罷利用賢。至以死爭之。中丞之爲人。大略如此。天下之士人無不聞。旣無容贅。亦不可得而盡述也。繇此以談。近代孰可爲伍者哉。而聞朝議卹典加厚。或言官無可贈。以其新陞故也。子無可廢。以其新廢故也。此所謂例也。安在其爲加厚。夫有非常之臣。則宜有破例之賞。破例之例。卽異日之例。若中丞者。宜起例而不宜拘例者也。恩典何常之有。惟其當而已。設使中丞之卹典加厚。溢於恆格。天下之人。未有不悅服者。以其當也。甯有破例之訾耶。繇此言之。加厚何疑。且其撫晉九年。推陞二十餘次。其推尙書者再矣。命皆不下。夫中丞爲御史時。以建言左遷。旣而復起。以至開府。其清望著於海內。可以立登三事。而忠愛之性。不能自己。屢疏直諫。忤廟堂之意。以至九年不陞。夫以盡忠之故而淹滯。以淹滯之故而拘例。此人之所以趨巧宦而笑愚忠也。中丞忘身愛國。甯求死後之榮。第國家之報之者。不宜薄耳。且例之不可破也。慮後之以爲比也。若爲臣子者。皆若中丞。則皆當加厚。不爲破例。然旣往已不多見。將來必不易得。苟非其人。而子孫援以爲比。則是無恥之甚者也。其孰能從之。故中

丞之卹典其當加厚無疑。若生則以忠自困，死復以例從薄，則山中人不敢言而心悲之。當俎者必不至是。然區區不能無言也。

與王射斗

比者數有所瀆，實大左右之義，輒辱留神，感曷可言。聞喜矜矜自守，不能調世，下石已深，救之無及，惟心感明德耳。適得魏道冲書，中丞卹典議者似束於例，人既不同，時亦有異。士大夫之赤忠苦節，無毫髮之私。如中丞者甚少，此人之不同也。且使中丞以其建言清節爲券，而取大官默默容容，如王司寇輩，每推卽下，則已躋三事矣。此時之有異也，有臺下在朝，必不奪於拘攣之議，不肖感平生之知己，不勝私憂之過。而陳其負薪之愚，不計其可聞廊廟否也。敵徒李進士標，令之一睹玉顏，伏惟省納。

與岳石梁

趙子春回，得翰教甚慰。鄙人度已觀時，林居頗佳，正與長公之意合。一二相知，妒其安逸，而欲引與同朝。卽使見用，門下以爲敢遂出否？彼唐子者，真吾之所思也。南樂魏中丞卹典，吏部行查山西者已至，輿論皆謂宜破例從厚。此萬代所仰，非門下莫能定之。鄙人無與天下事，獨於此不能塞耳。惟門下察野客之何心，觀時人之變態，卽以去就爭之可也。

答梁衆甫

僕聞足下爲執金吾。欣喜之情。異於恆庶。以足下之才。不得一第。而僅僅起明經。高不過別駕。乃不意中得此雄職。誰能不喜。然此所謂恆庶之情也。武職世襲者。大都皆膏粱紈袴之子。書所云驕淫矜倚。將繇惡終者也。而地勢崇顯。騎從喧囂。益不能自持。其言動日益醜。僕嘗言仕宦不可有襲職。武弁尤甚。足下以孝弟之性。都雅之姿。明詩深禮。練習世務。足下得執金吾固奇。未若執金吾得足下之奇也。衰亂之世。居官者無不擾人。此官更甚。足下以清淨行之。卽同事者或亦化而不擾。是爲大忠。是爲大孝。惟足下政事之暇。益讀書味道。求詣其所未至。天下方多事。國家鮮可賴者。僕漸老矣。幸足下努力。

答蹇制府

燕薊趙魏之間。以環列宸極。邀福自多。得台臺再秉節鉞。文愛武綏。吏逸俗泰。而星也用。是以夷猶徜徉於山草溪雲之間。幸矣。幸矣。台慈又若有所過聽。垂神幽仄。表厥宅里。惠問隆厚。龍光動於逖邇。星不肖何德以堪。台臺功著社稷。行且總綱維。安海宇。使不肖引鏡自明。不敢當屬望之厚。統之佩感明德無沫耳。探懷陳謝不盡。

答張滄西

妻祖馮公典濮州時。妻父馮太學得間業於玄石先生。不肖二十三遊太學。遇中一丈。遂成莫逆之交。恆相遇縱飲。因得以交於杏石先生。而不肖休沐時。中一來。亟稱門下高才能飲酒。我輩人也。昨梁別駕書

來。具道門下倜儻大度。品高一世。自惟朽廢之人。恐爲英妙所輕。不敢具書。而門下損書先之。得睹太公之遺事遺文。幸甚幸甚。忠賢之裔。安可比常人乎。非然者。亦未必願交於林藪之壘也。別駕不肖之石交。通許至親。得門下引重之。丹霄之價定矣。何幸如之。

與劉石閭

往者司勳之推。出於意外。比得岳石梁儀部書。具道門下拔之山中。甚力。事已不行。區區之意。可以無言。惟有感激知己耳。天下不乏賢士大夫。惟江西諸賢。汲引幽仄。保持善類之功。獨多。蓋正氣之所鍾。先達之遺美也。鄙人不敢爲謝。茲聞南樂魏中丞卹典之議未定。此公鄙人之師表。寤寐敬仰。是以不勝過計。而私告於左右。以見入山者不暇遠迹。塞兌者不能無言。亦足以明魏公之重德。國典之宜隆矣。山客之言。惟恐其贅。而不能已。復有奏記。伏惟門下力贊之。以崇朝美。勸臣忠。鄙人不勝慄慄之懷。

與趙準臺

星不肖。行能無可採錄。台臺持斧恆山時。至特行下邑。而欲見之。不肖未敢也。然何能不感。事竣而舉遺佚。不肖之姓名與焉。不肖非其人也。然何能不感。林居日久。鄙野益甚。無能以一字爲候。亦以小禮無用之故。比聞南樂魏中丞卹典之議。恐拘於例。無以厭服天下。此公天下之人。皆知其清忠。開府貴鄉久。台臺更深知之。其從臾當事者加厚。必不遺餘力。不肖何事多言。如此之人。如此之事。言者不厭多。可以知

議者不妨厚矣。

與傅商盤

李進士北上。曾有小啓。所云必辱垂意。聞南樂魏中丞卹典部中行查。貴省已至。意在加厚。論者或束於例。僕以爲人臣砥節奉公。如中丞者。宜破格優卹。正不必牽合詔書。拘泥舊例也。甯慮人人皆如中丞哉。以足下見聞甚真。道望隆重。伏祈昌言。一破疏屬之見。此所以厲臣節而爲國家。野人不能默。矧足下有世道之任者乎。臨筆不勝馳望。

與李玄白

比聞南樂魏中丞卹典。山西查覈已至。此公精忠。姘節有耳目者所共見聞。而任縣直指與稅使合謀害之。公論益明。所爲查覈者。欲據以請加厚耳。第恐議者沮於無例。夫往者有極忠極廉如中丞之比者乎。有如其人。而九年巡撫。二十餘推不下者乎。則有人沮之也。死後之卹典。無人沮之。而又沮於例。然則人臣於奉公之中。固須少存巧詐。方嚴之中。固宜微學媮阿。以自爲計也。獎勵貞良。乃國家所以自爲計。例何所出。而若此。野人惑焉。敢私告於左右。以門下在事。必不使斯人等於錄錄。張樂老處未敢獻書。惟門下轉致區區。

與李九我

鄉舉同年。凋零幾盡。翁丈尊節式高。羽儀朝著。不肖藉有光寵。雲壑懸殊。不敢脩起居之節。適有大端。以告左右。南樂魏中丞。忠如子魚。清若伯夷。天下皆知之矣。聞卹典爲例所限。難於加厚。諒非翁丈之意。守例者。有司之事也。非仲山甫將明之道也。不肖雖罪廢。國家之舊臣。受中丞之知。忝同舉於臺下。恐恩紀之猶他人。不足以塞四海之望。爲青史所譏。輒以私議上之典記。效螢燭之末光。知大君子不逆芻蕘也。

答吳徹如

主爵者。旣起兄田間。用之則行。此有師言。更復何疑。亦何必悔。國事誠難措手。盡吾力之所可爲。以俟上意之轉移。此處稍有火性。卽不能居。稍不慎密。卽防老拳。建言立名。斷無益於天下。此外更無奇計。目前南樂魏中丞卹典一事。所關最重。此公人品高天下。我輩恐不敢望。贈廕之類。定須破例加厚。乃服人心。必不可聽流俗之說。執有司之見。貽譏於後世也。奏記可送岳石梁一覽。此君大有識。會可與深言。新進士李標。敵徒也。令之一見。吾兄可督教之。

與姜養冲

比來臺諫思職。危言不諱。遂使鬼魅呈形。沐猴露醜。卽雷霆未擊。斧鉞未刺。亦難以混人羣。汚冠帶矣。而新建所稱之豪傑。乃逢人叩頭。無肯饒者。快哉快哉。不意此生猶得見之。然皆吾兄與鄭禮部鼓率之力。此功不小。邪正交爭。未卜所底。而涇陽文巖之命忽下。此如夜間擲物。偶入袖中耳。澹生徹如。可以爲鑒。

不者。便當如王姓者。持建言爲左券。佯死假活。坐取高位。不者。一言甫出。卽仍賜玦。何必屑屑往來也。若聊以待時。則皆舍曰欲之者也。講學不在多言。毋自欺三字。古今鮮能行之。弟與兄說破此竅。願與同志者共守之。萬勿輕出。假行道以取大官。託榮親以媚妻妾也。來春之約。當必不爽。刁酒頗佳。敵裘尙在。可勝饑渴之懷。

答段幻然掌科

客歲九月。讀台臺舉發密揭之疏。如取日月於九陰之下。而掛之中天。使鬼魅吐舌而駭愕。善類抵掌而相慶。則語郭侍御曰。天下安得此快人。作此快事。相與呼酒大嚼。今者侍御遂見玉顏。豈不快哉。台臺又知世間有不肖。而書問及之。不肖幸甚。天下徒大同志者能幾人。其位居我上者。皆欲甘心焉者也。何同何未同。天下事殊有難爲者。幸有台臺諸公。林下諸君子。得佐下風。猶未可知。然已矣。無可望矣。不肖與爾瞻被蝸。譖巧且深。誠如來論。然我輩固未嘗得罪至尊。不過得罪政府。政府之計。不過屬中貴。禁錮之中貴之信彼。未必不以久暫盛衰易慮。且其人亦屢易矣。何其若一邱之貉也。大都士大夫之患失者。皆歸依中貴。則必借中貴之力。以沮其所惡。非獨於此也。亦必阻其所不惡。蓋恐端開於其所不惡。而其所惡者隨之以進也。繇此言之。一人內結。足以爲九閹之虎豹矣。而况不止一人乎。不肖無足言者。獨念國家待士大夫不薄。旣以私心壞天下事至此。而繼之者其私益甚。可恨也。時事是非。非林下人所敢言。惟

幸比來安於無言耳。至尊一念轉移。不患是非之不明。不者。殆不知其所究竟矣。三吳林下多君子。願台臺皆與共圖之。久乏使羽。敝門生甯國府梁通判夢陽。舍親梁太宰之弟也。有人來。輒布腹心。謝比部繼科。敝門生也。剛直有文。以任怨忤時。淹於仕塗。統祈台臺陶植之。

答陸季高

不肖癸未入銓部。時太公爲少宰也。及壬辰爲太宰。起不肖於田間。親爲書督趣之。蓋前此所未有。區區不足以當之。非徒感知己之義而已。自謂亦足以知太公。竊見天下人非私則憤。不知太公者頗多。每欲著論曉之。而未能也。太倉相公。人皆言其姦佞。不肖謂其學姦佞而未成。何也。弄筆沸詞。而適足以招罵。巧笑善哭。而不足以欺人。不肖之被逐也。有人貽書責之。彼答曰。我朝二百年來。未有以郎署小臣。裂麻毀詔者。舍是非而論大臣小臣。則天下之宜爭者。惟籍沒江陵之事耳。饒豫章論其子而廷杖之。無論太橫。亦非所以愛子也。其辨疏曰。臣之子不合。誤投臣胎。臣不合。教臣之子以讀書。可以此對君上耶。分宜江陵。不見有異同之迹。鹿可爲馬。更何異同。如此之人。安得不詆訾太公也。舉一世之君子。皆唾罵之。其唾罵一世之君子。不亦宜乎。叔時救世情深。諄諄責望之。不肖則直以爲不足與言耳。近聞其孫甚不孝。祖孫父子夫婦之間。若彼。未必非雲長之所降殃也。匪朝伊夕。且入口舌地獄矣。不肖終以爲可憐。不甚惡之也。門下所述太公行實較詳。不肖自此當竭其不敏之思。曾見翁所爲傳。刪去前段。以就列傳之體。

可耳。

答喬聚所

報中見貳公之推久矣。何其不遂下也。門下撫蜀之績。焜耀一時。勞苦已久。宜入朝典。九德三事。而遲遲若此。山林之人。乃欲折圭僑爵。豈非乞兒想天鵝肉耶。孔子曰。富與貴。是人之所欲也。弟非曰逃之。誠見之頗審。不萌妄念耳。章甫微恙。平愈已久。體中尙弱。數相聞而未見。有問必以直告。但老措大知有古法。不解時局耳。

與奏記傅按臺

今天下之民已貧矣。其所以貧者非一。而其大害有三。曰徵收之投櫃也。官價之公行。工匠之造作無已也。而投櫃之害尤大。聞之父老言。往時徵收分項而派大戶。以有身家者爲之。有司絕不干預。惟收完起解。一稱驗而已。卽有司之俸金。猶出於大戶之手。嗟乎。何其清淨之至也。厥後不知誰氏子。唱爲條鞭之議。條鞭者。總計各項之數而徵收之。似爲易簡矣。而乃改大戶曰櫃頭。曰收頭。投櫃於州縣大門之內。使民自納銀。而櫃頭主之。至晚則寄之庫內。賢者自無點染。而不肖之有司。緣以爲利。徵收日重。而小民比屋懸磬矣。在上者如欲救民。則必首禁投櫃之法。復大戶之舊爲最急。鄙人久懷此意。而無可告語。幸而撫臺至。業已稍發其端。又幸而台臺至。欲言之而未有便也。敝邑督令初至。誓心爲善。雅志濯纓。與鄙人

之意符合。毅然以滌弊蘇民爲己任。聞已申於兩臺。趙魏之民。自是有子遺矣。鄙人嘗問以語人。則有駁之者曰。有治人。無治法。鄙人以爲非也。審無治法。則詩人何必云舊章。尼父何必稱方策。况投櫃乃亂法耳。育處女者。衛以重閨。萬一猶有窺踰之隙。若置之淫房。則必無貞潔之行矣。而乃舉其萬一者。曰有淫女。無淫房。可乎。不可乎。則又有駁之者曰。以防大戶之侵欺。鄙人以爲又非也。夫州縣之人多矣。而爲大戶者。幾人。猶不能選其良實。禁其侵欺。是守令乃木偶人也。以木偶人爲戒。而行誨貪之法。可乎。不可乎。二說皆不勝。將歸怨於發端者。惟大君子自能保持之耳。然此事殊不難行。惟兩言盡之曰。必不許投櫃。必不許入庫。謹括其大略於別楮奉覽。以備採擇。身居閭閻。自爲身家子孫之計。非敢干非其議。伏惟台照。幸甚。

與傅按臺

王選部沐台慈之厚。銜感九幽。逖聽者知所歸心矣。徵收之議。仰見台臺太虛無我之心。不勝悅服。鄙人從馮蘄洲諸君。知台臺真比數不肖於人。感激思報。是用竭其愚慮。不知其可否。然鄙人三十入朝。家居者二十五年。閭閻之疾苦。有司之情狀。見之熟矣。投櫃之法。不知他省便否。而此鄉之人。深以爲苦。晉令之至。深以爲羞。假使行之不便。而不肖議改。取鄉黨之唾罵。又以之誤父母官。以獲戾於上下。則亦恐之甚矣。惟台臺察之。夫爲直指者。鮮有流無窮之澤。垂不朽之名於其地方者也。非台臺孰望焉。前書之所

未盡者復爲野談一首。謹奉上以備採擇。尙未敢遽告之撫臺也。今更有一大事。爲台臺言之。京察之期迫矣。此故大典。而明年所係尤重。否泰剝復。於斯乎決之。少微許公。明徹而端亮。今之寶臣也。當事者起之苦塊之餘。再擢而爲御史大夫。俞旨隨下。鄙人聞而手額曰。幸矣。聖上之眷許公深也。敝徒有從許公所來者。曰未肯出也。旣而聞許公爲其父母求卹典。鄙人曰。此疏似蚤。旣而曰。雖然。此可以卜許公之卹出矣。無何而卹典之命隨下。鄙人曰。幸矣。許公非久且出矣。乃至今未來。山中不知許公之耗。如尙杳然。則望台臺上一疏。責以大義。丐旨飛騎催之來。以爲善類造命。鄙人雖廢棄而不能忘國恩。不能忘知己。輒效螢火之照。以裨龍燭之光。伏俟德音。以慰飢渴。

又

自得許公入朝之報。賢者急病而讓夷。出處自有確見。鄙人之言爲過慮矣。得無見笑於下執事乎。然內察必有可觀。欣喜良深耳。向辱台諭。卽上撫臺書。已蒙許允。徑革投櫃之法矣。是舉也。非兩臺皆正人。則不敢言。非皆以鄙人爲人。則不敢言。假使邑令非同同心之人。則亦不敢言。遭際之妙。聚於一時。不可謂非天意也。鄙人不言。是謂棄天矣。鄙人因是而有感於士風之衰也。古之占夢者。以財利爲污穢。士大夫之稍自好者。自能遠之。若乃傍觀者。慮其洩而言之。上之人又言之。而猶不肯遠。曰吾以防下人。是貓化而爲鼠。乃能捕鼠也。易何等士風也。其不然者。則又曰貪廉在人耳。彼貪者非法之所能縛也。夫牆垣門戶

之設。乃所以存禮義。養廉恥也。今舉穿窬取捷之巧。以明牆垣門戶之不必設。則莽操溫懿之事。可以廢。君臣父子之禮矣。然言生於有其人。是何等士風也。此台臺之慮也。鄙人之始而進言。惟恐其不直不盡。今辱許允。乃悔其太直太盡。恐長民者聞之。以鄙人爲刻薄無良之徒。鄙人聞之。細人愛人以姑息。君子愛人以德。鄙人數奉君子之教矣。所爲斯言者。欲長民者不見可欲。使名節不壞。而見重於士林。省刑薄斂。而恩澤加於百姓。陰德及於子孫。此鄙人之心也。夫何覬覦之有。前書所謂台臺流無窮之澤。垂不朽之譽者。果如所願矣。勒金石而播管絃。鄙人何敢讓焉。請以爲賀。此台臺自愛其赤子。自盡其代天巡守之責。不敢以爲謝也。

復王撫臺論大戶書

投櫃之害。蒙台臺銳然欲革之。以救此鄉之人。屬所莫不聞之。晉令諸人。奉行德意。未及朞而得薦。是以檄未下而莫肯復投櫃者。順德府業已刊刻告示。頒之屬縣。卽府官亦不經手矣。承教議定大戶之名數。不肖以爲台臺宜先檄下郡縣。革去投櫃。而後徐議其餘。蓋不肖於此一事。書訪於父老。而夜思於夢寐。始也甚恨倡投櫃之議者。比於作俑。旣而思之。彼見里甲被有司之害深也。故變而爲條鞭力差之銀。皆徵入官。無下鄉取討者。故遂令投櫃。不知仍令大戶自收。亦有何傷。此其所見之滯也。然何嘗曰必入庫。必命有司經手乎。但旣投櫃於大門之內。若令多人守視。晝夜囂穢。非所以示清肅也。風雨霜雪。辛楚難

堪非所以體下情也。故遂至於入庫。性急者每晚拆封而抽取之。不論其爲羨餘與否。性寬者數日一合封。名曰順櫃。而總抽其羨餘。此有司之過也。然投櫃必至於此。此其所見之疎也。繇此言之。里甲之爲條鞭。不必革也。大戶者收頭之別名耳。彼其時里甲旣變。則銀多於往時。其收頭之名數。皆已斟酌而定之。不必更議也。今惟令其勿經手。勿入庫。勿用天平而已。請以高邑一縣言之。縣十二里。每年稅糧等銀一萬二千九百有餘。每季收頭十二名。每名收銀二百六十餘兩。所收之銀不宜更多。其人不得更少。人少而銀多。則干係太重。防範太難。良民太苦。而姦民必至生心。故高邑收頭之名數。不必更議。恐他處有收銀太多者。亦宜以此爲大率耳。伏惟台臺令郡邑。以檄下之日。革去投櫃。其收頭若干人。以後作何奉行。姦弊作何禁革。令其各自條陳。台臺以此觀其志趣焉。觀其才識焉。觀其學問焉。此察吏安民之精者也。不肖引領望之。且北嚮而叩頭以謝矣。此事之外。復有社倉可廢。萬萬無疑。恐書不盡言。輒爲廢社倉議。一通奉覽。不肖林居十九年。所見瘡痍之狀。所聞怨咨之聲久矣。一毫妄言。豈惟神明不容。亦何能當鄉黨之唾罵哉。惟台臺用不肖之言。如不肖妄言以誤台臺。則請無以爲人。而拒絕之可也。臨筆不勝懇祝之至。

答楊止菴

向辱翰教。若以星猶有人理也者。而獎進之。非他人竿牘之比也。星感甚愧甚。星嘗奉教於君子。有爲學

之志。而天資鈍劣。於道茫然未睹。惟守其鄙朴。而不以仕宦化爲儇巧。如斯而已矣。每惟有道爲天下君子所係。欲目擊請益而不可得。今更無望。不謂猶勤注意。久不敢以書入長安。回環自念。逡巡久之。聞台臺有欲歸之志。恐萬一得遂。前書終不答。非所以待長者。又非同志之誼也。邑中有北上者。輒陳固陋。奉教無期。星不敏。敢不砥礪求尺寸之進。以報台臺之厚。

與申瑤泉先生

星最不肖。自弱冠爲老師所舉。辛未下第。學於京師。隨衆進見。足未嘗私至老師之門。未嘗以小文一首奉覽。以圖聲譽。而老師獨以星爲人稱爲端雅。入官之後。屢進狂言。無不採納。旣而拔諸吐棄之中。列在清要。蓋星少年游河南。宿修武。男子吳自省家。以雞黍相飯。不受一錢。至今未忘。若受老師之恩。等諸天地。父母忍心自外。必爲神明所殛。昨日之疏。近於相左。然老師於天下之事。付諸所司。毫無成心。卽他人不知。星所親見。如山海主事。老師欲用之。當俎者一云。註差。輒不復動。此豈近世大臣所能耶。然一人之公。終身尙少。衆人之私。一日卽多。如李楨正卿也。俸二年矣。姑無論其人之德望。少卿陞矣。而正卿留俸數月者陞矣。而二年者留。老師以爲平耶。不平耶。其他類此者。不可勝舉。至乃一人當事。而鄉里皆賢。一人得罪。而合省皆不肖。抑又甚矣。星實內不能平。若徒忠言相告。將見爲畜鳴。默然斥逐。若夢中被擊。將誰訴語。不如告諸君父。傳諸史冊。此則星之私心也。然恐外人不知。以爲老師當國。門下士發憤頌言。似

有所少辜恩負德。犬馬之所不爲。而星涉疑似之迹。恐險薄之名。百世不改。用是不徒以口舌自解。託之筆墨。庶便示諸相知。且得傳之子孫。見我師弟子之誼甚深。甚公云爾。然星亦願有所獻於左右者。可乎。蓋凡世之効人。上則爲忠。次則爲名。次則爲利。若効君子。何忠之有。身爲不義。何名之有。得罪君子。終身不齒。何利之有。有人於此。羣然効之。豈三者之外。別有所爲耶。古不云乎。政有所反之。以便民也。言政雖非善。而人心所便。勢須從之。况衆所同非。何必皆謬。伏惟老師察之。惶恐之中。語無修飾。伏惟老師寬之。

